

三

國

卷九

75

T 2455/17

CHINESE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73/19/68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蜀書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三國志四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平荊州以未有
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
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
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
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
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
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
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
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
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

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

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忿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

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陛下將建伊呂之業追

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適戾山積臣猶自知況于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麟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于五湖答犯謝罪遂巡于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于時竊慕前賢早思遠賦昔中主至季見疑于親于胥至忠見誅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感當其事蓋以傷絕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之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臣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于君子願君上激之也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

雄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

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

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

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

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季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

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于

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非親親乎故

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彤之氣當嗣立之止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豈非君臣而處上位

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也自立阿斗為太

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為太伯衛

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人而為霸重耳踰垣

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尚夙達僕揆漢中

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心懼亂禍之興作

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心左右必有以間于

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定下在遠尚可假息

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若微子去殷智果

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恨對曰宵也恨在面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

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去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

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

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

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

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

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

甲跪降魏魏假耽懷

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

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開

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

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于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

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

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

為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彙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

敬同郡秦子勅薦之于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

爰及漢祖納食其于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

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

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

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縵袍偃息于

仁義之途恬惓于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謹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于王府飛聲于來世不亦美哉兼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兼為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兼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兼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兼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兼坐兼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兼遂竝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數令兼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兼為治中從事兼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兼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兼心大志廣難可係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兼行事意以稍疎左遷兼為江陽太守兼

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兼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

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季直諸人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兼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滅鯁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曰老革者皮毛枯瘁之形也 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

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

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兼言大驚默然不答兼退具表兼

辭于是收兼付有司兼于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于諸侯

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

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奉直自銜鬻

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

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

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

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兼言

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言老革也

楊雄方言曰滅鯁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曰老革者皮毛枯瘁之形也 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

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兼言

劉主分兒子厚惠施之丁巳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

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

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諱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

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
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
連流俗苟作培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琄具白其言於諸葛
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郡士公言國家不任
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
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
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
以下識真偽邪亮其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關門就敵領巴郡則有
關其關其其車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于梓宮之
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而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
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于卿者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詔曰
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廢立狂
惑朕不忍刑而徒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
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
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
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穉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
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拒先主于緜竹嚴率衆降先主
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
賊馬秦高勝等起事于郫音淒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
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
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起救賊
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請永安宮拜
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竝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
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
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
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

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正性也其見貴重如此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

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

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

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平喻指呼亮

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

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

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

首謝罪負于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

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

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一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

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一併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

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

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

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

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殆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果料導人為奸挾情志在若無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

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沮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勸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苟舍以危大

乘帆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

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荆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

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

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

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常陽亭侯臣姜維行中

興軍討虜將軍臣上官暉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

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杜祺行參軍綏成都尉臣盛勃領從事

綏符策削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

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共其爵上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

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紕亦乃克復思道則
幅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
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發病死平常翼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十二年平聞亮卒

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
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豐宮

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錄提音如北方人名上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

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于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擣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擣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

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討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

侯琳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下南鄭與 辟下計議延曰聞夏侯琳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南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于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琳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史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殺是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 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

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棧山
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
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
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于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
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
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
同異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
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
今延攝行已事審持喪去延遂
懼為所害乃飛言延欲與眾北
隨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而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
為此甚激國傳聞之
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群主簿背群而詣
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

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
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
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
亮至八年遷長史加綬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
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于儀亮深惜儀之才幹
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
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
亮乘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
平生亦持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
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
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心則自惟年官先琬
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于五內時人畏其言

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詔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楚國先賢傳云儀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州郡禮召諸公辭不赴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揚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美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竝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蜀書十一

西川七鳳堂氏書

三國志四十一

蜀書十一

三國志四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眾表卒峻率眾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一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醑遂親率群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

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庾亮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弋成都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也耶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呂興平交阻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曾越雋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則父蒙避亂于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官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素左遷巴東太守時右人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

至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二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係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于晉王遣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命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許國江夏費恭琅邪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于世憲還襲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諡曰忠節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微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偏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材以為官屬若呂又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

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六郡不賓諸葛亮將
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
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
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
徐元直韓德高寵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

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

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犍犍又徙房

陵後主踐祚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

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

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

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也朗
至延熙十年卒整三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

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

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

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
曰傳稱師克在不存

眾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
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

人患惟和為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
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

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

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

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

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

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克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
曰魏咸

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璽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
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
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于炎與禪出成都而滅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
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與於是乎微焉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

氏一玉之文
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越趨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於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

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

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
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
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

翬音忙角反見字
林曰翬思貌也

歷三郡守監軍翬

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
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
洪於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
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
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
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
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
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

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
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
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
乘水東下翼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
但于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
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
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
裔天姿明察長于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
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
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
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
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

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于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欵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蓋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

次洪坐嘲祗曰吾馬何駛祗曰故史馬不致駛但明府未著鞭耳眾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其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動所職常奄往錄獄眾人咸為祗懼祗密問之夜張燈火見因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餽諸奸穢比人常眠睡值其

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犍犍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

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群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晉書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劉劭而子嗣多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備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惟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觀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聞感矣其勳隆也宜哉 臣松之以為鑿論論議惟此議最善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

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欵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為樂陵太守

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言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各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即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

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凌遲况庸后乎哉

終

蜀川屯園葛
氏周南甫

三國志四十一

蜀書十二

三國志四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邵傳第十二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降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

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
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不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
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
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
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
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
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群少受學於
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

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

為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
字于鵝尾荆州分野群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
字于五諸侯群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上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
建據袍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
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群群

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
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俗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

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
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群言於是舉群茂才裕又私語人

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
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

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
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

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涿則失涿乃署曰涿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群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

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

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社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竝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懾懾虛其矜已妒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

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

復爲博士

孟光字季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貴之弟靈帝末爲

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

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詭譎詭音奴交反譎音休表反作音祖格反先主定益州拜

爲議郎與許慈等竝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

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

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

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

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

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

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祿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

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

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

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

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選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被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卻正數從

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

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

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

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

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

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

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

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
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
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

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

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中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

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

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祚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

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

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帝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

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元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

為將軍祭酒是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諫也自謂能以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
免後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

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于時然猶愈于敏俱以其
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
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
耀中卒于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竝能協贊大將
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詒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
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
精于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
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
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
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于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父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醋知其
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所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

之明老惟此禍今雖欲願行滅
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謨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
司馬徽宋忠等學謨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
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
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謨為庶子遷為僕射
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
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
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
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
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父嶷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
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

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
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
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
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
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
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
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今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
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
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
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

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
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
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
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
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
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
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
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
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
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
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
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

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竝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

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覲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

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

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偏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備子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爲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于今四也願陛

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而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讐可謂苟存且大居正之道哉 孫綽曰春秋之義國若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賈真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哉雖屢北未有上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上險陝山水峻隔絕獻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係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夔五將自然雲從吳之 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于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迫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虛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凶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多遠自囚虜下墜墜于敵人攷所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上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耶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闔主周實駕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人大種不亦遠乎時晉文王為魏相

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因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群書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承乃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願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世為時名卿咸寧末立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與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襲錢十五萬周息熙

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嘗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凡所著述擬定

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蓋部者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

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

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書是圖嗟爾來葉鑿茲顯模

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

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于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

驥子壽辟命皆不應常以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

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

停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其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

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地裂兔目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

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興與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上鯨鯢既勝思宜大化訪諸故老搜

揚潛逸庶武羅丁羿泥之世想玉蠲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

于時早極邁道消之會群物暗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茲威仍

偏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而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

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志以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始無以過於今西上以為美談夫旌

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夫少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

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通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蒸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

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山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眾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

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故吾氣力自足堪此

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于家

卻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

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

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

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今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

及當世美書善論蓋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

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

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憂患依則先

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于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

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

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

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
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
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又
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閱
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粵秘躊躇紫闥唉
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宜偽計
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
輸竭忠欵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
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
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
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

豔管關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
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
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
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
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嚙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
星奇邪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讐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
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
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
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
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
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頤初升高岡終隕
幽壑朝舍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

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于時
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
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
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
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臺臺尚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合于素
秋玄陰抑于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
桓靈隆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
披其胸徂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
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
幾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
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

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
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
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穉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
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時聞仲尼
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
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
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閭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
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
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
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拙失不
慘悻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弼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
絀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

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

林游禽逝不為之渺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精應

為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于桑林

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于是剪其髮擺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其悅雨乃大至

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躔叔盼之優游美疎氏之

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齋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

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

昔九方考精于至貴秦牙况思于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

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一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干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僮總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此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

非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理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不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薛燭察寶以

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燭

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于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亦董之山

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董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頃城景金珠玉

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于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鱉魚聽之

不可齊隸拊髀以濟文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儆雞之羽翼也楚客潛

寇以保荆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

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若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帥以當之兵三

如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于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

四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于執

事曰日又復往取梳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

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雍門援琴而挾說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

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麗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達讒譎誇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

為鄰入用坳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闔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安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別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園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則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瑟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因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于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見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歛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韓哀乘轡而馳名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人頌曰及至駕馭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遶哉人馬相得也盧放翱翔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盧放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于蒙蔽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身有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放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下盧放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放乃與之語曰唯放為青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放而已乎放幼而好游長不偷解周行四極惟此陰之不關今卒贈夫子于是子始可與放為交乎若士者發然而笑曰噫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閭閻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人聽焉無聞視焉則响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十萬里吾猶未能之任今子游始至于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放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

猶黃鶴之興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

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修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群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于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善策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終

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新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書十二

西川屯鳳閣氏關固南市

三國志四十二

蜀書十三

三國四十三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史州牧劉璋召為主簿特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

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于主又閉城堅守得享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

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

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
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
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
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
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
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有黃權之
室二主得失懸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休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
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
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
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
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
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
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

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于道官屬侍從莫不
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
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
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
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
魏明帝

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
往者榮感同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

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
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
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于
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
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
曰習後官

至領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庠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往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庠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閬跋扈于建寧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紹謂

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於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于蜀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閬等聞先主薨于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閬書六紙解喻利害閬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

此閩又降于吳吳遙署閩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閩閩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豐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肯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出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李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

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于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閩旣發在道而閩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蜀世

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

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
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郵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
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
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
夷豪帥劉胄反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
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
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
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
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
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
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修弟恢恢子義晉建

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能斷
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
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閭宇宿有功幹於事
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
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
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
不能用大敗于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
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
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

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
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
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漢中
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
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
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
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
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開涪軍足得救關平曰
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
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
開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
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

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
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
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
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狡侵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
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

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

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

弱冠為縣功曹

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

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

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

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

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五十餘級深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因篤家素貧
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為通厚疑宿與疎濶乃自舉詣祇託以
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
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蓋部者舊傳曰

疑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疑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疑隨山立上四五里羌十要厄作石門于門上施林積石于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疑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鼠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為督康降討胄疑復屬焉戰關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詳列典古獠種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疑內招降得二十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

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墳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

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為越雋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邗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友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邗郡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

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苑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宜暢意旨離旣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疑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于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

彭率師來歛杖節咸曰害于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率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自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

穀涕泣過苑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隨

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

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馬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疎

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

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溼固疾

簡請降眾議孤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然北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中

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中

不違願得緣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

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

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

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知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

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喻哉蜀世譜曰疑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

殺尚書曰變而殺鄭玄注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

曰擾馴也致果曰殺名發迹遇其時也

蜀書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蔣琬姜傳第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
 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
 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
 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
 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
 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
 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
 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人為尚書郎建興
 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
 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于心實又

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
參軍五年亮位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
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
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
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處群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
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
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
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摠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
西倚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
素性公同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

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
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
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情憤誠非及
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
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
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
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
數闢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
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運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
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
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
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

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匪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

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人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

鄆音育

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

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

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
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
汝于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
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于
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
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照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
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
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權甚器之
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
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
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自負東顧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
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竝坐爭論延或舉

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

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

令禕別傳曰于持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自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

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敬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琬自漢中還涪禕

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

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

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日向聊觀試君耳君信

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

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

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子事勢

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

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問門舉兵威而向方必無悉

滅其尺口彼以不義絕于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琬固讓

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推性謙素家

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

食出入不從車
騎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

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諡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別傳曰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配太子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翼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傳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在木

業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

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

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

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

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

等相率還翼翼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

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

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

所治翼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翼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

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翼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翼翼中吏民見維等大

喜便令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翼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慈等所破

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翼皆得維母妻子亦以亮辟維為倉曹掾加

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

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

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

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

教軍事嘗這詣宮觀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

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還

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
 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
 夷反維率眾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
 侯霸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
 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
 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
 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
 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微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
 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
 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
 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

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經
 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
 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
 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
 者甚眾眾庶由是怨讟而隴巴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
 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于
 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
 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眾皆惶懼魏大將
 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
 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
 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
 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

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
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
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
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
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
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
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
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
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
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意黃皓恣擅廢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卜臣耳
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
往重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杖附筆連懼于失言遂
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
宜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

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及鍾會將
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
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
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
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僉
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傳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
曰受命係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
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眾出會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
格鬪而死魏人義之 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
出降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
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
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
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
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

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

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

廣漢鄆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千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

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

約比中士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

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

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

其功主喪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漢干擾攘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

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

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木盡於此

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若及姜維既降之後

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

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

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歸竹之下退不能據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

獲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與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與外之奇舉不

亦聞哉丘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眾既造劔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于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

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歸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

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

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欲

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邵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

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藝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

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

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

削不復料槌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

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邵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于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遠君徇利不可謂忠

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

之任而致敵喪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

之儀表斯亦惑矣縱雖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
以為邵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
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通歸蜀盛相譏賤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邵正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
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
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

也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
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

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

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千寶曰姜維為

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
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死也

蜀書十四

西川中鳳樓
氏事而南

三國志四十四

蜀書十五

三國志四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
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
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鄆
邸閣督先主出至鄆與語大奇之擢為鄆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
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
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
異計未知所知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
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
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
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宏挾張挾音夷念父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

謂丁宏之言多浮豔也

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宏挾張

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

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項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綠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

皆有名迹

蓋部著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鎭榮漢中李邵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等徵

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

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
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
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于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
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
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于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
重于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
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軻多請兵及
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送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
欲閉門綱又于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
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
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旣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
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也綱曰不敢君以自榮季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
故使太守來思以節綱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
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
偷生明庶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也恐投兵之日不免孳戮且綱曰意其然乎嬰之以天地
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
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于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
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溘然當條名上之必
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儼名汗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
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真所遺絕故不得侯
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
皆哀杖送綱喪至雒陽葬訖為起冢立祠門時奉祭思
慕如喪考妣入于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

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
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康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恃法嚴不得殊
浴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
群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
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
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
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
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
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
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于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

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
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

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
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焉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
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

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
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

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
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

見敬亞于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
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凋預是不自顧

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

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

鄰國東西相賴吳不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係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求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竟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

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

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
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
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

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于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
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
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漢晉春秋曰景
耀五年姜維卒

衆出秋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
于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

咸熙元年春化預俱
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
蜀郡張表伯達竝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
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
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
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康降都督
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
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

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情省略
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
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
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
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
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康降後將軍先戲沒
祁汰各早死

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
氏更適人客見養于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

季聞其侍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
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入問自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
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
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偏遣于是密上書曰臣以險巖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慈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
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子
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當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

臣季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狼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迪慢郡縣偏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辱至微至陋狼狽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磐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存卒餘年臣生當殫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容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史民患之及密至中山下過縣欲求芻蕘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勅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

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于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

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竝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于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又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竝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
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
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谷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
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竝致姦慝悼惟
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自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異或同故

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觀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嘗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康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

年卒失其行
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欬欬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郢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于綿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

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于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

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敕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 王元泰名諫漢嘉人也亦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刑楚宿士零陵慎恭為大常南陽王柱

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杜諫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

玄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于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將地書曰令史失

賴玄據屬喪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顯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懿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

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 襄陽記曰楊顯字子昭楊儀

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

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

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

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

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

曹屬典選舉顯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補與杜瓊同師

死亮垂泣三日 鴻臚明真 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碎為從事祭

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祚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 諫議隱行儒

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相長早卒

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肅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于涪

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

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漢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賞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備任東隅末命不祥哀

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魯陽人也隨先主

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竝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節言亂疾

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維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為荆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維鄠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于忠官

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郡人也奸人流言議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綿竹令還為荆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于猇歸遇害于船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郡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事是歲卒

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邠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及叛之心季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上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屬後主怒下獄誅之

太守復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于州黨不如姚仙仙字子緒亦閬中

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入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

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于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馳騎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俾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于從政子驥字叔龍亦有各官至尚書

偉南篤常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廉臨叩令入為別駕從事隨先主東郎廣漢太守

征吳章武二年卒于永安

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

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

華陽國志曰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

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雋太守隨先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二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郡人國山從

見也從先主入蜀後與季康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濠太守

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

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于猇亭 文進奮身同此顛

沛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金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募後沒人

患生一人至于弘大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大隻役隕命于軍

贊程季然

季然名義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資人種類剛猛皆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義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備頗招合諸郡有

讒于璋說義欲叛者璋陰疑之義聞其懼將謀自守遣使于郡宜旨索兵自助議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議之所聞并救郡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義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議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并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漢于吾必飲之義知議必不為已厚陳謝于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議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醉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議曰吾在軍未嘗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逐及幾船幾身執戰敵敵船有覆者眾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弘名祁李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偏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收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同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

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

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誦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復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者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

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
或結兄弟恩至于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
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
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
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
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
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郵長年五十餘卒書于舊德傳後縣令
穎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
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
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似乞繼功曹即許之

弟四人各無堪當世有父恒言已之將衰張以府將盛也時法禁
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爲
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抗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
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惟世難云

吳書一

三國志四十六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

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陽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生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少為

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

下邳丞江表傳曰歷位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信好事少年以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

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良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左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

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內華失利堅被創墮馬卧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踏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愈乃復

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

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曾魯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

車騎將軍素遷河南尹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各卓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

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亦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

此計也就行未慮何所安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

作亂涼州中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

將軍西討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

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賜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

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斬以示威

者也是以魏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

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

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

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

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殺之

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海內平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附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諸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

言頗輕之及叡舉兵叡討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獲叡終叡

問欲何為堅前叡素所各便開叡藏叡所中堅曰被使者叡素所

叡曰我何罪堅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使君何以征其

軍至晏然自若叡曰我何罪堅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使君何以征其

禮咨咨明日亦咨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發谷遂不與堅以牛酒

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

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

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

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壘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

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

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

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

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為大言護呂布為騎督其餘

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級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

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
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更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漸壘釋甲休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
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守已固穿漸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芻憤乃脫憤令親

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憤

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

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

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術踧踖即調發軍

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催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

拒維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車謂長史劉文曰關東軍敗數矣皆謂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

意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無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疆於金城孤語張

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

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雷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

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敵萬人

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

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差谷中涼

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

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

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催郭汜聞在美陽亭二將千騎步與虜合始

死凶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在當論山東大勢終無

所至耳艾曰山東兇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

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
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維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

陵平寨卓所發掘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烟火堅前入城長弟

怪莫有敢汲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圖四寸上紐交五龍上

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

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
閣上文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為也
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
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
獻帝起居
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傳受號曰

傳國壘案傳國壘不在六壘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壘文義皆符漢宮傳國壘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日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氣祕寶輝耀益彰益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感起居住不知六壘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壘壘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壘者送天子六壘曩所得玉壘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壘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烈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壘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壘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壘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會稽周囑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囑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與義兵遣人要囑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

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

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

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

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

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徐州

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乃載母徙曲阿與呂

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

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

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耻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

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若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

若微志得展血酬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

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

之名若投丹陽收兵與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俾於

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

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交付於君策無復回頭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

袁術涕泣而言曰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薦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也

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匡吳氏所生少子
則庶生也一名仁

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
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

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

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

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信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太傅馬

日殫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
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
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
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
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
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

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

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韓禮下邳相筆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

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彼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拔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

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工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

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史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

捐城郭奔走

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晨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晨女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威族誅討討虎虎高舉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與體動策等聞君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勇我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更置長史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賁為豫

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

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曰策使張紘為書曰益上天垂司過之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獻方物

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備旋知俱備貢獻萬夫解感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無然想是流安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

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蒸宮人發掘陵墓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仰保儲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濱劉備守關張飛以未獲承命專弓戢戈也今備絲既破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魏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絲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強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擗臂同心而疾之以中上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關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下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及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政巖若除其禍去其賊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且龜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與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彤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者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眾人之心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入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者以阿上惑眾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聞神聽也略云張昭曹公表策為討逆將之辭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軍封為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表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恭遂厥筭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

尉襲爵為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賜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部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輔輔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縣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同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陽公載記曰瑀軍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各部仰蒙寵顧所不克堪與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彼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能當備之鄙以泰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懼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感威靈奉辭代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

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

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婿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

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資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二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資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瑜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趨臣臣以十一月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并跨馬操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更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濊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逃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瑜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難表未會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驕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村之虜成鬼行口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勳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章取資文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

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

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其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

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

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十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

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胎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憤悴泣血水漿不入

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因其母吳人大小皆

為危悚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

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潛令豫具船

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迫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

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垠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

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災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

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鏗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

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窺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

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

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

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

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

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請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

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任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

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言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

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謂石威則書

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貴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入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

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

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燒厲策催諸將

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

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大旱不雨道塗艱澁不特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

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

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人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竝往慶慰策遂

殺之將士哀惜其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

不同未詳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

策殺貢貢小子與客入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亭即鵝之從兄也策前西征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

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戶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

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

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

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

誰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其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

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後騎追至皆刺殺之九州春州曰策聞曹公北柳城悉起江南

之眾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

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服曹袁虎爭

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况策達于事勢者乎又案袁

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繆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 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非錯尤甚矣 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辨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強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 吳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伴古烈云云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鬚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日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中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勿頸况天倫之篤又豪達之英鑿豈各名號於既往違本情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費之良謨是故曾隱於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于乘之國蹈道則末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折薪弗荷奉之則曾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馬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貌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